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 九

中 華 書 局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 九

中 華 書 局

卷九目錄

尚書盤庚中篇今譯	1
尚書盤庚上篇今譯	8
尚書金縢篇今譯	20
尚書酒誥校釋譯論	30
附 王煦華後記	46
尚書梓材校釋譯論	47
尚書召誥校釋譯論	55
尚書多士校釋譯論	72
尚書無逸校釋譯論	87
尚書顧命節譯	104
尚書禹貢注釋	107
禹所規定的賦稅和貢物的制度——禹貢今譯	197
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	204
附表一：武王克殷月日各家異說表	251
附表二：逸周書中世俘、克殷二篇紀事異同表	264
尚書大誥今譯(摘要)	268
題劉起釐尚書高宗彤日校釋(樣稿)	305
尚書甘誓校釋譯論	306
尚書盤庚三篇校釋譯論	327
尚書西伯戡黎校釋譯論	403
尚書湯誓校釋譯論	425
尚書微子校釋譯論	443

尚書盤庚中篇今譯*

三年前，在家中讀書，曾將尚書譯出數篇。那時沒有發表，就隨手擱置了。現在把盤庚中篇鈔出，付與語絲，聊塞我一期文字之責。

盤庚三篇，是商王盤庚要遷都而臣民不願意，他對於臣民公開的三次演說。這三篇演說稿從現在看來實是非常奇怪：他說了許多的話，竟沒有把他們為什麼應該遷都的一個主要意思說出來，——雖是後世的學者有了河患的成見已經替他加上了些理由。實際上，他只有把甘言好語來騙他們遷徙，把嚴刑峻法來逼他們遷徙，把先王先祖的神靈來嚇他們遷徙。

適之先生曾懷疑盤庚篇是假古董。我以為這篇究竟是真的商代文字，或是周代人擬作的文字，現在固然沒有考定，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這是戰國以前的作品，不是秦漢人的手筆，如堯典、皋陶謨之類。這不必搜求別的證據，只要看思想的徑路已可明白。原來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什麼政治道德的拘束；若是逢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只要擡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一種主義，我們可以替牠起個名兒，喚做“鬼治主義”。西周以後，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開；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說都建築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

* 原載語絲第十一期，1925年1月26日；又載古史辨第二冊。

政治的良好只在誠信的感應；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從，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逼迫。所以那時有很多的堯、舜、禹、文、武、周公的“德化”的故事出來。這類的思想，可以定名為“德治主義”。戰國以後，儒家的思想——德治主義——成了正統的思想，再不容鬼治主義者張目，故盤庚篇已不會得假造出來，即使假造了也不容收入尚書了。

這也可以舉一個例。西漢時偽造的泰誓，上面有“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鵬”的話；東漢的經師便不信任牠，馬融更斥其“在子所不語中”（尚書正義卷十一泰誓序疏引），這篇文章到底不久失傳。東晉時偽造的古文尚書，連篇累牘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歷代奉爲大經大法。當閻若璩做尚書古文疏證揭穿牠的作偽的真相的時候，萬斯同就說：“古文尚書……其言明白正大，如日月昭垂。……使尚書而無古文，不當列于五經矣”（群書疑辨卷一）。可見只要人性充足，便是偽書也就有了牠的存在的理由了。我們更看漢代時讖緯的勢力何等盛，但其勢力究竟不能侵入經中，也可明白這個趨勢。所以在此我們可以知道，鬼治主義自經失勢之後，牠再也不能回復到原來的地位了。

鬼治主義的歷史材料，自經秦代焚書，漢代尊儒家之後，所存的已絕少。盤庚這篇文章，即使不真是盤庚的話，但我們也可以借此窺見德治主義未起之前的政治狀況，終究是一種極可寶貴的材料。

盤庚三篇中，以中篇的鬼氣爲最重，故現在選鈔了中篇。

（一）原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保后胥惑：鮮以不浮于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篇中句讀與普通讀本很有不同。如“先王不懷厥攸作”用孔廣森說（經學卮言卷二）。“亦惟汝故以”用江聲說（尚書集注音疏卷四）。“我乃劓殄滅之”用王引之說（經義述聞卷三）。“乃咸大不宣乃心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今予命汝一”及“汝有戕則在乃心”用俞樾說（群經平議卷四）。

（二）譯文：

盤庚決定渡過黃河，把人民遷徙過去，于是聚集了許多主張反對的人民，預備盡心地講出一番話。許多人民都來到王庭之內，很恭敬地候着。盤庚喚他們到面前，說道：

“你們留心聽我的話，不要輕忽了！我們的先王沒有一個不是顧全人民的；人民對於君上也都能體貼他的心：因為君臣這等和好，所以很能順着天時生活，不犯什麼凶災。

“現在上天降下大災來了，我們的先王碰到這種事情，爲了人民的利益，也不肯戀了他們手造的宗廟宮室而不遷徙的。你們爲什麼不去想想先王的故事呢？我現在效法先王，要使得你們的生活安固；並不是爲了你們有罪，要罰你們這般。你們要知道，我所以喚你們到這個新邑中去，正爲了你們自己的利益，這個利益原是你們大家一樣地要求的。

“現在我要把你們遷徙過去，希望安定我們的國家，但是你們不惟不能體會我心的苦處，反而大大地胡塗起來，發生無謂的驚慌，想來變動我的主意：這真是你們自取困窮，自尋苦惱！譬如趁船，你們上去了只是不解纜，豈不是坐待其朽敗呢。若是這般，不但你們自己要沈溺，連我們也都要隨着沈溺了。你們沒有審察情形，一味憤怒，試想這能有什麼益處！

“你們不做長久的計劃，不想不遷的災害，那是你們對於自己大大地過不去了。你們只想苟且地過得今天就算，不管後來怎樣，可憐上天還哪裏能寬容許你們活着！

“現在我囑咐你們：人家來搖惑你們的時候，你們應當

把他們的話看作穢惡的東西一樣，不要去接觸牠。我所以這般勸告你們，正是要把你們的生命從上天迎接下來，使得你們可以繼續地生存。我那裏是用威勢來壓迫你們呢！我原爲的要養育你們許多人民。

“我想起我們先王的任用你們的先人，就記掛你們，要養育得你們好好的。現在此地既經不能住了，若是我還勉強住着，先王一定要重重地責罰我，說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地虐待我的人民呢！’若是你們無數人民不肯去求安樂的生活，和我同心遷去，先王便要重重地責罰你們，說道：‘你們爲什麼不與我的幼小的孫兒和好呢！’所以你們做了不好的事情，上天決不饒恕你們：你們也決沒有法子可以避免這個責罰。

“我們的先王既經任用了你們的先祖先父，你們當然都是我所畜養的臣民。倘使你們心中存了毒害的念頭，我們的先王一定會知道，他便要撤除你們的先祖先父在上天侍奉先王的職役；你們的先祖先父受了你們的牽累，就要棄絕你們，不救你們的死罪了！如果你們在位的官吏之中有了亂政的人，貪着財貨，不顧大局，你們的先祖先父就要竭力去請求我們的先王，說道：‘快些定了嚴厲的刑罰給與我們的子孫罷！’于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來了！

“唉，現在我的計畫決定了！你們對於我所憂慮的事情，應當體會，不可漠視了！你們應當各各把自己的心放得中正，跟了我一同打算！倘有不道德的人亂作胡爲，不肯恭奉上命，以及作歹爲非，劫奪行路的，我就要把他們殺戮了，絕滅了，不使得他們惡劣的種子遺留一個在這個新邑之內！

“去罷，去尋安樂的生活罷！現在我要把你們遷過去了，在那邊，希望永久安定你們的家！”

這篇中除因句讀的改變而易其解釋之外，如“爾忱不屬”，忱作沈解，屬作獨解，從俞樾說。“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綏作斥退解，亦從俞樾說。（均見群經平議卷四。）又“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因為照了原文次序譯不成句，故文氣略有變動。

我鈔完了這一篇譯文，拿來與原文一對，覺得我加入的字和加入的話太多了。但不加入這些，原文的意義又難以達出。其餘遷就了今語，把原文語氣改動的也有好幾處。要改得牠錙銖悉稱，恆心貴當，一時又無此功夫。好在這篇文字登在此地，只是使大家看看鬼治主義的政治的大概，並不是正式翻譯尚書，就是這樣算了罷。至于意義的錯誤，這是極希望讀者指正的。

翻譯古書真不容易，因為原義太難弄清楚而解釋又太紛歧了。即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一語，照了孔廣森的解法，應該譯作：

現在上天降下大災來了，先王的神靈卻不來保護我們，是他們已經不願安居在他們手造的宗廟宮室之中了；他們所以要這樣，原為從人民的利益上着想是應該遷徙的。

照這樣說，乃是商的先王對於這一次的災難表示出應該遷徙的態度，理由亦甚充足。但因下句為“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似是叫他們回想以前遷都的故事的，那麼，在文勢上只得譯作“先王碰到這種事情，為了人民的利益，也要遷都的”了。但這樣，又與上段“鮮以不浮于天時”衝突。這真是沒有法子！

我翻譯了尚書的經驗，知道古書是翻譯不好的。但是翻譯不好就應該不翻了嗎？我以為正當多翻。其一，古代的歷史和傳說為了古書的難讀，不知埋沒了多少材料不得看見；若能翻譯出來，古代的情形就容易知道，我們的歷史慾也可以多滿足一點。

其二，舊道德的權威即伏在古書的神秘之中，越難讀就越神秘，使得攻擊牠的人眼花撩亂，不得要領；若是翻譯出來，大家知道原是這麼一回事，牠就要站不住了。至于意義多歧，索解不得，這只有各人隨着自己的見解多翻幾部出來，讓讀者自己選擇好了。

十四，一，十六。

尚書盤庚上篇今譯*

我前在語絲第十一期上讀了顧先生的盤庚中篇今譯，非常喜歡！平日視為畏途而難解的尚書，現在有了顧先生這樣平易的譯筆，不啻走在荊棘中找到康莊大道似的了。後來我就把這篇鈔給我們的學生讀。結果很好，他們讀了很有興趣；並有讀盤庚全篇的要求。

有一天，我訪顧先生，提起這件事，當時承顧先生有把盤庚全篇譯出給我們的學生讀的好意。

現在我們發行半月刊，徵求顧先生的著作，我以為想讀盤庚全篇的今譯的，決不止我們的學生，所以我要求他把盤庚全篇的今譯在半月刊上發表。他在百忙之中，允許我們的請求，這是我們很感謝的！

陳彬龢

盤庚上篇很難譯。其所以難譯之故，不關文字的艱深，而在意義的含糊。含糊的地方就是第一段。其文云：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曰：

* 原載北京平民中學半月刊第一一二期，1925年5月5—15日；又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一卷第八一九期，1927年12月20—27日；又載古史辨第二冊。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這一段話有兩個疑難的問題：

第一，說這段話的時候是在遷都以前呢？還是在遷都以後呢？如在遷都前，何以說“盤庚遷于殷”，“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如在遷都後，何以這篇列爲盤庚上篇，而把敘述未遷時事的列爲中篇，敘述剛遷時事的列爲下篇？

第二，說這段話的人是盤庚呢？還是他的臣民呢？如是盤庚，何以說“我王來”？如是他的臣民，他們是不願遷徙的，何以又說“天其永我命茲新邑”？

因爲說話的時候與說話的人都不能知道，所以竟不能寫出一段確當的翻譯。

但這兩個問題都是清代的學者提出來的，在清代以前，只有派定這段話是在未遷時說的，說這段話的人是盤庚。現在依據了最通行的尚書注疏，爲譯文如下：

盤庚要遷都到殷，但他的百姓不願意到這個新邑中去過活，他們都憂愁(戚)得很。于是盤庚領(率)了他們，用切直(矢)的話去安慰道：“從前我們的先王祖乙(我王)來到這地方(指耿)住下，原爲看重人民的生命，不要他們在舊都中死(劉)完了。他那時看見人民不能把他們的生命互相救濟(胥匡)，所以要遷到這兒；但又不肯專斷，所以在占卜上查看。及至得到了吉兆，于是說道：‘照我的計畫做去罷’(其如台)。我們先王的行事敬順天命如此，還不能得到永久的安

寧，不能住定在一處地方，所以到今遷了五次。現在若不依照他們的先例，那是你們還沒有明白上天已經斷絕了這個舊邑的生命，怎說得到繼續先王的功業呢！像倒仆的樹木一般，生出新芽來，這是上天要把我們的生命盛長在那個新邑中的一個意思。我希望從此我們可以繼續先王的偉大的功業，把四方都平定了！”

到了清代的姚鼐，他以為這段話不是盤庚說的，乃是一班不願遷都的人民說的。他的話引在孔廣森的經學卮言（卷二）裏，今節錄如下：

桐城姚大夫說：“自‘我王來’迄‘底綏四方’，皆述民不願遷之言，‘盤庚敷于民’以下乃述盤庚之誥”，誠有特見。……蔡氏（蔡沈書集傳）惟誤以篇首即為盤庚之詞，故解云：“稽之于卜，亦曰此地無如我何”，與經義正相反。此乃諸不欲遷者謂我先王來宅此河北，重我民生，嘗稽之于卜，言河水無能如我何也。……姚大夫曰：“次篇‘新邑’，殷也，盤庚之辭也。首篇‘新邑’，祖乙之所遷也，民之辭也。言王若能胥匡民，居此新邑不遷，今雖有災，且將安定；若顛木，厥根不移，卒生由蘖：天將永我命于茲。”廣森謂……大抵此邑遷來亦未久，故尚有“新邑”之稱。盤庚承甫遷之後而又謀遷，所由咨胥怨也。

照了他們的話去解釋，語氣就全變了。先王是得着久居的吉卜的，天是要他們常住在原地方的：凡是注疏上所說的盤庚要遷的理由，都變成了人民要求不遷的理由了！

姚鼐雖只說了一個大意，沒有逐句訓釋，但他的學派的繼承者吳汝綸所做的尚書故（原書未見，今依吳氏點勘本尚書所摘錄

者)即是引申他的說話的，訓釋便較詳了。今拼合兩家之說，翻譯如下：

盤庚要遷到殷，人民不肯去，他們約了許多親友(衆戚)放出流言(矢言)道：“我們的先王祖乙始在這裏定居的時候，他因為尊重人民的意思，不把他們一齊遷來(劉作遷流解)。但沒有遷來的人民不能互相救護而生存，他看了心中覺得不忍，所以又在占卜上求解決。占卜上說：‘你們遷到了新邑中，河水便不能來傷害了。’所以他就把他們都遷了過來。先王做事情，敬順天命如此，因此不敢安居，要尋到一個適宜的都邑，直至遷了五次而始尋到了這個地方。現在我們雖受了一些禍患，但上天的定(斷)命原沒有改變，我們只要遵守先王的遺業就够了。像倒仆的樹木一般，只要樹根不移動，就可發生出新芽來，上天原要我們永久住在耿地(新邑)，繼續先王而做成平定四方的功績呢!”

我們把這兩篇譯文一對看，就覺得注疏說和桐城派說真成了諺語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了！而我們做翻譯的這樣寫了又那樣寫，豈不是也成了諺語所謂“一張嘴，兩片皮，說出說進盡是伊”了嗎？讀者諸君，你們揀取了那一個呢？

到了清末，俞樾在他的群經平議(卷四)中主張這篇是遷後所作的。他道：

“遷于殷”，是既遷矣。“民不適有居”，是既遷之後民有所不便，非未遷以前民不樂遷也。

嘗取盤庚三篇反復推求，竊謂盤庚之作當從史記殷本紀說。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盤庚之作在小辛時，作盤庚所以諷小

辛也。……呂氏春秋曰：“武王……進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矣。

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旨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戒其民之語附益之。……（上篇）曰，“自今至于後日”，則爲既遷後所作可知。……又自“王若曰格汝衆”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凡數百言，無一語及遷。至中篇則屢言之：曰“視民利用遷”，又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又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豈非中篇述未遷時語，故屢及之，上篇乃盤庚遷殷後正法度之言，與遷無涉乎！

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莫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惟“莫厥攸居”而“民不適有居”，此盤庚所以必“正法度”也。

然則作書者何以顛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遷殷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熟而能詳也，于是亦附其後也。此中下兩篇所以作也。

他的解釋很近情理。我們雖不能相信呂氏春秋及史記的話是真實的（因為戰國、秦、漢間書所言的古事都不可靠），但盤庚上篇既說“盤庚遷于殷”，明明是遷後之詞，又所載的盤庚的誥詞也沒有對於遷徙的事情表示一點意思，很不像在遷徙之前說的。所以我們即不能相信俞樾的話的根據，卻可以承認他所建立的假設。

孔廣森在經學卮言中說：

中篇方云“盤庚作，唯涉河以民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則上篇作于未遷之前甚明。既遷于殷可云“茲新邑”；未遷，但可云“彼新邑”，不宜云“茲新邑”，更不宜云“既爰宅于茲”。故知上篇“新邑”決非亳殷。

這一段話在讀了俞樾之說之後，反覺得可以做俞說的佐證。上篇若放在未遷時，則“茲新邑”必非殷，若放在遷後，則“茲新邑”便必是殷了。

如此，對於時間的問題總算得到一個解決。

至于人的問題的解決，還是不容易下手。注疏與桐城派指出的人雖不同，但都以“我王”解作“我先王祖乙”：這真是曲解。要稱先王何不徑稱“先王”，而乃用了稱生人的“我王”，使生人和死人的稱謂沒有分別呢！清代學者釋“衆戚”爲衆貴戚，說盤庚喚了許多貴戚之臣到面前，先同他們講一番。這樣講法，雖是講話的對手方不同（從臣民變爲貴戚），但發言的仍是盤庚，“我王”二字仍講不通。俞樾又本此而改解道：

盤庚因遷殷之後，民不適有居，用是呼衆戚近之臣，使之出而矢言于民也。……自“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至“底綏四方”，凡九十四字，皆盤庚使人依己意爲此言。……下乃盤庚進其臣而親誥之，與上文不相蒙。故各以“盤庚”發端焉。

這是他的第二個假設。他以說話的人爲秉命的戚近之臣，故可以稱盤庚爲“我王”，亦可以導民以遷徙之義，不像以說話的人爲盤庚或他的臣民的各有阻礙。如此講去，把人的問題又勉強解